《审辩式思维》读书心得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 孙银芬

谢小庆的《审辩式思维》一书从 2005年“钱学森之问”的叩问中反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长期忽视发展青少年的审辩式(critical thinking)思维。“审辩式思维是一种判断命题是否为真或部分为真的方式，审辩式思维是学习、掌握和使用特定技能的过程。审辩式思维是一种通过理性达到合理结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基于原则、实践和常识之上的热情和创造。”

书中例举了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大学学习过程中明显感受到的“水土不服”，说明了中国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审辩式思维方面的欠缺，由他们在外国课堂上感受到发表个人观点时的无言以对来说明我们传统教育中的缺失。

对世界各国教育都有所了解的人的共同感受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今日中国学校中最缺乏的就是审辩式思维。今天，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是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是具有审辩式思维。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

作为从事了13年中学历史教学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在读完这本著作后，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往往习惯于给学生一些自认为公认的历史结论，试图去说服学生，并让他们接受这些观点，教师自身对于课堂提前做好了种种预设，甚至很反感学生突破我们的预设圈，原因是，学生扯远了，我的课堂教学任务完成不了了，或者，学生的观点和考试要求的结论有出入，这样影响他的得分，很现实，很真实，很无奈。但是这样的教育持续下去真的很危险，我们可能扼杀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审辩思维，对于学生的明天和国家的未来都是一种损害。

我想起了一节美国历史老师的一堂课例，和大家分享。

在一堂《德国史》课上，老师放映着将1945－1994年间发生在德国的重要事件组合剪辑起来的纪录片。学生与老师一边看电影，一边在纸上作些记录，偶尔老师会穿插一个问题，或是一点解释，学生们简单讨论几句。我坐在一位男生旁，趁他看电影，借过他的记录纸，一下子明白了……第一张纸是让学生开放性地记录电影中的事件以及主要信息；第二张纸是让学生在一个时间轴上整理这些关键事件，并将美、苏、英等国的对德主张与政策也整理到这个时间表上，梳理其中的逻辑与线索；第三张纸上有若干演讲词的句段，每一句段后老师设问：这是谁的speech？What time？他为什么这样说？其意指是？标志？在课堂上，没有听到老师的娓娓相授，没有看到师生精彩的追问与对话，有的只是他们默默地观看、记录、整理和间或的讨论。

我们老师一定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的课堂怎么舍得这样“浪费时间”，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巴不得把历史经过和结论灌给学生。这位老师课堂言语的占时可能连10%都未必有。而学生的学习是怎样发生的呢？老师这样的教学模式能支持和促进学生那些能力的提升呢？

他的这堂课对于我们教学模式是产生不小冲击的，尤其对于我个人的历史课堂，这位老师没有精细化的一问一答，没有传统课堂的保姆式引导，主动放手，把学习的过程和任务的完成交给学生。却能通过精准的任务驱动设计来实现教学目标。

首先是知识目标：对于历史事件的知道、了解层面。教师准备的教学素材是重要事件组合剪辑的纪录片。而且播放中会暂停，加入一些解释，帮助学生理解。他设计了记录历史事件和主要信息的任务来实现知识层面的目标。

然后是方法目标：利用时空观的方法进行历史学习。教师布置了在时间轴上整理德国关键事件，并将美、苏、英等国的对德主张与政策也整理到时间表上，梳理其中的逻辑与线索的任务。这样通过对德国历史的纵向学习和与世界大国的横向联系来掌握时空观的方法。这其中也贯穿了世界史观的学习方法，没有一个国家是孤立发展的历史，都是置身于世界联系中的。

第三是学科素养的目标：历史学习中的比较高的能力要求就是历史解释。要求学生以史料为依据，以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分析和客观评判。教师通过第三张纸的设计，展示若干演讲词的句段，每一句段后老师设问：这是谁的speech？What time？他为什么这样说？其意指是？标志？基于材料，学生讨论，从而解释历史现象，阐述自己的观点。

这位德国老师通过教学素材的精准推送，任务问题的科学设计，层层递进，让学生在看、听、记、理、说的活动中逐步完成自己的教学目标，并实现让学生自己去发表观点和历史现象的看法。教师不是给他一个结论，审辩式思维的培养却正在发生。学生不轻易相信家长、教师、领导、专家和权威的说法，他们用自己的头脑独立进行思考，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和见解。

看完这本著作，联系西方的教学实例，反思自己的教学，怎样改变自己的传统教学模式，在结合自身国情、学情的前提下，转变思路，运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测量和教学，培养学生的审辩思维和创新能力，这是我参加这个成长营，要努力探寻的方向。